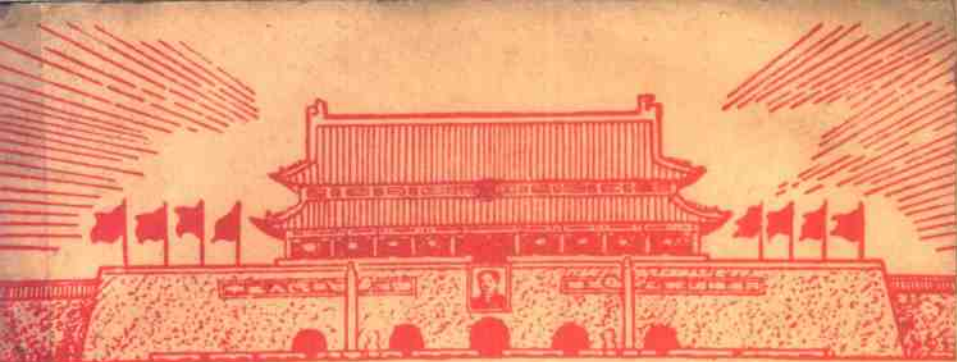




高級小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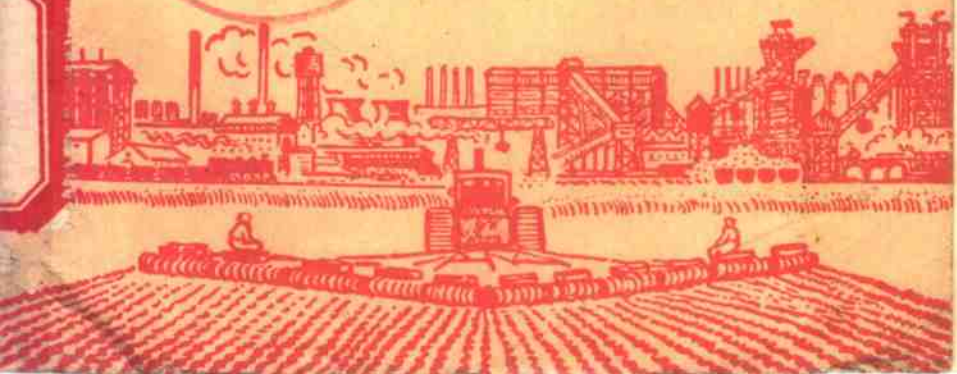
北京

圖

語文課本



第三冊



高級小學

國文課本

第五冊

(高級小學六年級適用)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二號

人民教育出版社改編出版(北京景山東街)

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市印刷一廠印刷

統一書號：K7012·208

開本：787×1092公厘 1/32 印張：3 $\frac{3}{8}$

1952年第一版 1956年第五版

1957年4月第五版第二次印刷

北京：650,001—850,000冊

定價(1) 0.13元

目 录

1. 开国大典	1
2. 在天安門廣場上	5
3. 党費	6
4. 延安	19
5. 铁脚团长	22
6. 寓言四則	28
7. 太阳瓜	29
8. 詩四首	33
9. 將相和	33
10. 武松打虎	37
11. 我的伯父魯迅先生	42
12. 魯迅和他少年时候的朋友	48
13. 为书籍而斗争	60
14. 古丽雅	65
15. 罗文应的故事	71
16. 劳动的开端	85
17. 油矿之夜	93
18. 命令秦艽卦开路	95
19. 三封信	97

X

1 开国大典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首都北京举行典礼。参加这个开国大典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工人、农民、市民、各学校师生、各机关人员、城防部队，估计总数三十万人。观礼的来宾有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

会场在天安门前的人民广场。广场成丁字形。丁字形一横的北面是一道河，河上并排架着五座白石桥；再北面是城墙，城墙中央高高耸起天安门的城楼。丁字形的一竖向南直伸到中华门。在一横一竖相交点南面的场中，挺立着一根二十二公尺高的电动旗杆。

主席台设在天安门城楼上。城楼檐下，八盏大红灯分挂两边。靠着左右两边的石栏，八面红旗迎风招展。

丁字形的广场容纳群众的队伍。早上六点钟起，就有群众的队伍入场了。人们手里擎着红旗，或者提着红灯，从四面八方涌进会场，按照预定的地点排列。工人队伍中，有老远从长辛店、丰台、通县来的铁路工人，清早到了北京东站，一下火车就直奔会场。郊区的农民，是五更天摸着黑起床，步行四五十里路赶来的。到了正午，这人

民廣場上，隊伍已經擠得滿滿的，成了一個人海，紅旗翻動，象海上的波浪。

下午三點正，會場上爆發出一陣排山倒海的掌聲，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出現在主席台上，跟群眾見面了；三十萬人的眼光一齊投向主席台。

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宣布典禮開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委員就位。樂隊奏“義勇軍進行曲”。正是這戰鬥的聲音，鼓舞中國人民的鬥志，促成今天新中國的誕生。樂聲停止，毛澤東主席宣布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

這莊嚴的宣告，這雄偉的聲音，立刻使全場三十萬人一齊歡呼起來。這莊嚴的宣告，這雄偉的聲音，經過無線電的廣播，傳到長城內外，傳到天山南北，傳到白山黑水之間，傳到大河①長江之南，同時使全中國人民的心一齊歡躍起來。

接着，升國旗。毛主席親自開動通連電動旗杆的電鈕，第一面新國旗就在首都徐徐上升。三十萬人一齊脫帽肅立，一齊抬起頭，瞻仰這五星紅旗。這五星紅旗升起來了，表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在升旗的時候，禮炮響起來。每一响都是五十四門大炮齊發，一共二十八响②。起初是全場肅靜，只聽見炮聲，只聽見國旗和許多旗幟飄拂的聲音；到後來，每一声

炮响，全場就卷起一陣震雷似的掌声。

接着，毛主席在群众一陣又一陣的掌声中宣讀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告。他用强有力的語調向全世界播出新中国的声音。他讀到“选举了毛澤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一句的时候，三十万人热爱領袖的心从喉嚨口迸发出来，融成一陣狂热的欢呼。觀礼台上同时涌起一陣掌声，国际友人的心和新中国人民的心連在一起啦！

毛主席宣讀公告完毕，閱兵式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任檢閱司令員，聶荣臻將軍任閱兵总指揮。朱总司令和聶將軍同乘汽車，先去受檢閱的部队的駐地檢閱了一遍，然后朱总司令回到主席台，宣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命令。受檢閱的部队就由聶將軍率領，在“解放军进行曲”的乐声中，由东往西，緩緩进场。

开头是海軍两个排，雪白的帽子，跟海洋一个顏色的藍制服。接着是步兵一个师，以連为单位，列成方阵，穩步行进。接着是炮兵一个师，野炮、山炮、榴彈炮、火箭炮，各式各样的炮車，都排成一字形的横列前进。接着是一个战車师，各种装甲車和坦克車两个或是三个一排，整整齐齐地前进；战士们直挺着胸膛站在車上，跟鉄人一样。接着是一个騎兵师，“紅馬連”一色紅馬，“白馬連”一色白馬，五馬并行，二十条馬腿的动作完全一致。以上四个师的部队，全都以等距离等速度，整連、整营、整团、整师地

經過主席台前。当战車部队經過的时候，人民的空軍也一队队作人字形飞过天空。毛主席首先向空中招手；群众看見了，都把头上的帽子、手里的报纸和別的东西高高地抛上天去，欢呼声盖过了飞机的馬达声。

两个半鐘头的檢閱，廣場上不断地喝采，不断地鼓掌，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群众差不多把嗓子都喊哑了，手掌都拍麻了，还覺得不能够表示自己心里的欢喜和感激。

閱兵式完毕，已經是傍晚时候。廣場上灯籠火把全都点起来，一万支礼花也陆續地射入天空；天上是五顏六色的火花和火絲，地上是万万千千灯火一片紅。群众游行就在这时候开始，队伍分东西两个方向出发。他們擎着灯，舞着火把，高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一队一队按照次序走；走过正对天安門的白石桥前，就狂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在城上主席台前边，尽向前探着身子，不断地举手向群众招呼，不断地高呼：“人民万岁！”“同志們万岁！”

晚上九点半，游行的队伍才完全出了会场。两股紅流分头向东、西城的街道流去，光明充滿了整个北京城。

① “大河”就是黄河。

② “五十四門大炮”表示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有五十四个单位。“二十八响”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已經二十八周年（1921—1949）。

2 在天安門廣場上。

在天安門廣場上，
樂隊奏出了明亮的音響。
大街上數不尽的紅旗，
迎着微風飄蕩。

在天安門廣場上，
雄壯的隊伍排列成行。
他們保衛着勞動、和平、安寧，
兩眼中閃耀着昨天的戰鬥的光芒。

在天安門廣場上，
新的歌聲和樂曲交響。
偉大的中國的建設者們，
一隊一隊地走向前方。

在天安門廣場上，
青年人和孩子們高聲歌唱。
他們是子孫萬代幸福生活的象征，
把鮮花高舉在游行的行列上。

在天安門廣場上，
十月的晴空閃耀着藍光。
青春把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的幸福，
向全世界的人民宣揚。

① 這首詩是從1955年10月6日人民日報里選來的，作者蘇聯蘇爾科夫，譯者戈寶權。

3 党 費^①

每逢我領到了津貼費，拿出錢來繳黨費的時候，每逢我看黨的小組長接過錢，在我的名字下面填上錢數的時候，我就不由得心里一熱，想起了一九三四年的秋天。

一九三四年是我們閩粵贛邊區鬥爭最艱苦的開始。我們那兒的主力紅軍一部分參加了“抗日先遣隊”北上了，一部分和中央紅軍合編，準備長征，四月天就走了。我們留下來堅持敵後鬥爭的一支小部隊，在主力紅軍撤走以後，就遭到白匪瘋狂的“圍剿”。為了保存力量，堅持鬥爭，我們被迫上了山。

隊伍雖然上了山，可還是當地地下鬥爭的領導中心，我們支隊的政治委員魏杰同志就是這個中心。縣委的書記。當時，我們一面瞅空子打擊敵人，一面通過一條條看

不見的交通綫，和各地地下黨組織保持着聯繫，領導着鬥爭。這種活動進行了沒多久，敵人看看“整”不了我們，竟使出了一個叫做“移民并村”的絕“着”：把山脚下偏僻的小村子的群眾統統強迫遷到靠平原的大村子去了。敵人這一“着”來的可真絕，切斷了我們和群眾的聯繫，我們各地的組織也被搞亂了，要堅持鬥爭就得重新組織。

上山以前，我是干偵察員的。那時候整天在敵人窩里逛蕩，走到哪里，吃住都有群眾照顧，瞅準機會，一下子給敵人個“連鍋端”，歼滅個把小隊的保安團，真干得痛快。可是自從上了山，特別是敵人來了這一手，日子就不那麼愜意了。生活艱苦倒不在話下，只是過去一切生活、鬥爭都和群眾在一起，現在離開了群眾，可真受不了；渾身有勁沒處使，覺得真憋得慌。

正憋得難受，魏政委把我叫去了，要我當“交通”，下山和地方黨組織取聯繫。

接受了這個任務，我真打心眼里高興。只是，這次任務跟過去當偵察員有些不一樣，任務是秘密地把“并村”以後的地下黨組織聯絡起來，溝通各村黨支部和中心縣委——游擊隊的聯繫，以便進行有組織的鬥爭。去的落腳站八角坳，是個離山較近的大村子，有三四個村的群眾新近被迫移到那里去。要接頭的人名叫黃新，是二十五

六岁的媳妇，一九三一年入党的。一九三二年“扩红”的时候，她带头把自由结婚的丈夫送去参加了红军。以后，她丈夫跟着毛主席长征了，眼下就剩下她跟一个才五岁的小妞儿。敌人实行“并村”的时候，把她们那村子一把火烧光了，她就随着大伙来到了八角坳。听说她在“并村”以后还积极地组织党的活动，是个忠实的靠得住的同志，所以这次就去找她接头，传达县委的指示，慢慢展开活动。

这些，都是魏政委交代的情况。其实我只知道八角坳的大概地势，至于接头的这位黄新同志，我并不认识。魏政委怕我找错人，在交代任务的时候还特别嘱咐说：“你记着，她耳朵边上有个黑痣！”

我收拾了一下，换了身便衣，就趁天黑下山了。

八角坳离山有三十多里路，再加上要拐弯抹角地走小路，下半夜才赶到。这庄子以前我来过，那时候在根据地里象这样大的庄子，每到夜间，田里的活干完了，老百姓开会啦，上夜校啦，锣鼓喧天，山歌不断，闹得可热火。可是，现在呢，鸦雀无声，连个火亮儿也没有，黑沉沉的，活象个乱葬岗子。只有个把白鬼有气无力地喊两声，大概他们以为根据地的老百姓都被他们的“并村”制服了吧。可是我知道这看来阴森森的村庄里还埋着星星点点的火种；等这些火种越着越旺，连串起来，就会烧起漫天大火的。

我悄悄地摸进了庄子，按着魏政委告诉的记号，从东头数到第十七座窝棚，蹑手蹑脚地走到窝棚门口。也奇怪，天这么晚了，里面还点着灯，看样子是使什么遮着亮儿，不近前是看不出来的。屋里有人轻轻地哼着小调儿，听声音是个女人，声音压得很低很低的。哼的那个调儿那么熟，一听就听出是过去“扩红”时候最流行的“送郎当红军”：

.....

五送我郎当红军，
冲锋陷阵要争先，
若为革命牺牲了，
伟大事业俺担承。

十送我郎当红军，
临别的话儿记在心，
郎当红军我心乐，
我作工作在农村。

.....

好久没有听这样的歌子了，在这样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子，心里真觉得熨贴。我想得一点也不错，群众的心还红着哩，就在这么艰难的日月，群众还想念着红军，想念着扯起红旗闹革命的红火日子。也许这哼歌的就是我

要找的黃新同志，要不，怎麼她把歌子哼得七零八落的呢？看样子她的心不在唱歌，她在想她那在長征路上的愛人呢。我在外面听着，真不愿打斷這位紅軍戰士的妻子對紅軍對丈夫的思念，可是不行——天快亮了。我連忙貼在門边上，按規定的暗號，在門的上半截敲了兩下，下半截敲了三下，當中敲了一下。

屋里的歌聲停了。我又照樣敲了一遍，才聽見腳步聲走近來，開了門。

我一進門，不由得一怔：小窩棚里擠擠巴巴坐着三個人，兩個女的，一個老头，圍着一大籃青菜，頭也不抬地在摘菜葉子。他們的態度都那麼從容，象沒有人進來一樣。這一來我可為難了：到底哪一個是黃新？這樣的情況，萬一弄錯了，我的性命事小，就會帶累了整個組織。怔了一下，也算是急中生智，我說：“噢，該不是走錯了門了吧？”

這一“着”很有效，三個人一齐抬起頭來望我了。我眼珠一轉，一眼就看見在地鋪上坐着的那位大嫂耳朵上那顆黑痣了。我一步搶上去說：“黃家阿嫂，不認得我了吧？盧大哥托我帶信來了！”末了這句話也是約好的，原來這塊兒“白”了以後，她一直說她丈夫盧進勇在外面給人家香店里干活。

我的話剛說完，她立刻滿臉堆笑，象招呼老熟人似

的，一把扔給我个木凳子让我坐，一面对另外两个人說：“这样吧，这些菜先分分拿回去；盐，等以后搞到了再分。”

那两个人眉开眼笑地望望我，每人抱起一大抱青菜，悄悄地走了。

她也跟出去了，大概是去看动静了吧。这工夫，按我們干偵察員的习惯，我仔細地打量了这个紅軍战士的妻子、地下党员的家。这是一間用竹篱子糊了泥搭成的窩棚。靠北墙，一堆烂稻草搭了个地鋪，地鋪上一堆烂棉套子底下睡着一个小孩子，小鼻子一撮一撮地睡得正香。这大概就是她的小姐儿。墙角里三块石头支着个黑忽忽的砂罐子，这就是她煮飯的鍋。再往上看，靠房頂用几根木棒搭了个小棚楼，上面堆着一些破烂家具和几捆甘蔗梢子。

正打量着，她回来了，关上了門，把小油灯遮严了，在我对面坐下来，說：“刚才那两个人也是自己人，最近才联系上的。”她大概又想到了我剛进門的时候那副情景，就又指着墙角上的一个破洞說：“以后再来，先从哪里瞅瞅，别出了什么岔子。”

她看去已經不止魏政委說的那年紀，倒象个三十开外的中年妇人了。头发往上攏着，挽了个髻子。臉不怎么丰满，可是两只眼睛看去是那么和善、安詳、机警。眼里潮潤潤的，也許是因为太激动了，不多一会儿就撩起衣角

擦擦眼睛。

半天，她說話了：“同志，你不知道，跟党断了联系，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真不是味儿啊！眼看着咱老百姓遭了难处，咱们红军遭了难处，也知道该斗争，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干。现在总算好了，和县委联系上了。有我们在，有你们在，咱们想法把红旗再打起来！”

本来，下山的时候魏政委交代要我安慰安慰她的，我也想好了一些话要给她讲，可是一看刚才这情况，听了她的话，她是那么硬实，口口声声谈的是怎么坚持斗争，根本没把困难放在心上，我还有啥好说的？干脆就直截了当地谈任务了。

我刚要传达县委的指示，她猛地象想起什么似的，说：“你看，见了你我喜欢得什么都忘了，该弄点东西你吃吃。”她揭开砂罐，拿出两个红薯丝子拌和菜叶做的窝窝，又拉出一个破坛子，在里面掏了半天，摸出一块咸萝卜，递到我脸前说：“自从并了村，离山远了，白鬼看得又严，什么东西也送不上去。你们可受了苦了。好的没有，凑合着吃点儿吧！”

走了一夜，也实在有些饿了，再加上好久没见盐味了，看到了咸菜，也真想吃；我没怎么推辞就吃起来。咸菜虽说因为缺盐，腌得带点酸味，吃起来可真香。一吃到咸味，我不由得想起山上同志们那些黄瘦的脸色——山

上缺盐缺得凶哪。

一面吃着，我就把魏政委对地下党活动的指示，传达了一番。县委指示的问题很多，她一边听一边点头。我们交换了一些情况，鸡就叫了。因为这是初次接头，我一时还落不住脚，要趁着早晨雾大赶回去。

出门的时候，她又叫住了我。她掀起衣裳，把衣裳里子撕开，掏出了一个纸包。纸包里面是一张党证，已经磨得很旧了，可是那上面印的镰刀斧头和县委的印章都还鲜红鲜红的。打开党证，里面夹着两块银洋；她把银洋拿在手里掂了掂，递给我说：“程同志，这是妞儿她爹出征以前给我留下的。我自从‘并村’以后好几个月也没缴党费了，你带给政委，积少成多，对党还有点用处。”

这怎么行呢，一来上级对这问题没有指示，二来眼看一个女人拖着个孩子，少家没业的，她还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工作，也得准备着点用场。我就说：“关于党费的事，上级没有指示，我不能带，你先留着吧。”

她见我 不 带，想了想又说：“也对，目下这个情况，还是实用的东西好些。”

缴党费，不缴钱缴实用的东西，看她想得多周到！可是谁知道事情就出在这句话上头呢！

过了半个多月，听说白匪对“并村”以后的群众斗争

开始注意了，并且利用个别动摇分子破坏我们，有一两个村里党的组织受了些损失。于是我又带着新的指示来到了八角坳。

一到黄新同志的门口，我按她说的，顺着墙缝朝里瞅了瞅。灯影里，她正忙着呢。屋里地上摆着好几堆腌好的咸菜，也摆着上次拿咸菜给我吃的那个破坛子，有腌白菜、腌萝卜、腌蚕豆……有黄的，有绿的。她把这各种各样颜色的菜理好了，放进一个大筐里。一边整着，一边哄孩子：

“乖妮子，咱不要，这是妈要拿去卖的，等妈卖了菜，得了钱，给你买个大烧饼……什么都买！咱不要，咱不要！”

妮儿不如大人经折磨，比她妈妈瘦得还厉害，细长的脖子挑着瘦脑袋，有气无力地倚在妈妈身上。大概也是轻易不大见油盐，两个大眼骨碌骨碌地瞪着那一堆堆的咸菜，馋得不住地咂嘴巴。她不肯听妈妈的话，还是一个劲地扭着妈妈的衣服要吃。又爬到那个空空的破坛子口上，干瘦的小手伸进坛子里去，用手指沾点盐水，放到嘴里吮着，最后忍不住竟伸手抓了一个腌豆角，就往嘴里送。她妈妈一回头看见了，瞅了瞅孩子，又瞅了瞅篮子里的菜，忙伸手把那根菜拿过来。孩子哇的一声哭了。

看了这情景，我直觉得鼻子尖一酸一酸的，我再也憋，
，，，